

(唐)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

第二十二冊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卷三十八 孫卿子

群書治要

譯注



中國書局

(唐)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

《群書治要》學習小組 譯注

群書治要譯注

第二十二冊

卷 三十七

孟子 慎子

尹文子 莊子

尉繚子

卷 三十八

孫卿子

中國書店

群書治要譯注 第二十二冊 目錄

群書治要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

孟子

一

慎子

二七

尹文子

五九

莊子

八三

尉繚子

一〇七

群書治要卷三十八 孫卿子

孫卿子

一二七

群書治要卷三十七

孟子 慎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

孟子

【題解】《孟子》一書是儒家經典之一，記錄了孟子及其學生的言論及活動。分爲《梁惠王》《公孫丑》《滕文公》《離婁》《萬章》《告子》《盡心》七篇，內容包括孟子的言行、政治學說以及哲學、倫理、教育思想等學術問題的論述。今天我們所見的《孟子》七篇，每篇分爲上下，計二百六十一章，約三萬五千字。

《孟子》一書對於儒家的重要意義，在於它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思想。宋代理學家程頤說：「孟子有功於聖門，不可勝言。孔子祇說一個『仁』字，孟子開口便說『仁義』；孔子祇說一個『志』，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。祇此二字，其功甚多。」又說：「孟子有大功於世，以其言性善也」，「孟子性善、養氣之論，皆前聖所未發」（朱熹《孟子序說》引）。《孟子》一文中多次明確地指出，祇有實行「仁政」，纔可得到人民的擁護，能够一統天下，即「仁者無敵」。孟子的「仁政」學

說，包含了對人民的重視，即民本思想，也就是說把人民看作是國家政治的根本。民本思想是孟子學說中最光輝的組成部分，他認為人民要比國君重要得多，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」。孟子的民本思想，是對我國古代人道主義思想的總結和提高，直到現在仍然是我們人生智慧的指導。

魏徵等人在《群書治要》中，僅節選孟子中的《梁惠王》《公孫丑》《滕文公》《離婁》《告子》《盡心》計六篇，主要擷取孟夫子關於義與利、人之四端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」及以民爲本和施行仁政等方面的教誨。

【作者簡介】孟子（公元前三七二年—公元前二八九年），名軻，字子輿（待考，一說字子車或子居）。戰國時期魯國人，魯國慶父後裔。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，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。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言孟子「受業於子思之門人」，繼承、發揮了孔子的思想，成爲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，有「亞聖」之稱，與孔子并稱爲「孔孟」。

梁惠王

【題解】本篇闡明儒家對待義利關係的思想。孟子認為，如果君王、大夫、讀書人、百姓等各階層的人都祇想自己而互相爭利，那麼國家就很危險了。國君要注重「仁義」，不能祇講利益。因為仁義就是最大的利益，有仁義，大家就都會有利益；無仁無義，所有的人都不會得到利益。進而闡明為政者必須與民同利的道理。要能與民衆同利的關鍵，是統治者是否關心民生的問題。賢明的君主與暴虐的君主之所以引起不同的反響，關鍵在於賢君能施惠于百姓，而暴君則使民衆窮困、喪失生命。

【原文】孟子見於梁惠王^①。王曰：叟^②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。孟子對曰：王何必曰利。亦曰仁義^③而已矣。王何必以利為名^④乎。亦惟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耳。以利為名。則有不利之患矣。王曰何以利吾國。大夫^⑤曰何以利吾家^⑥。士^⑦庶人曰何以利吾身。上下交徵^⑧利。而國危矣。徵。取也。從王至庶人各欲取利。必至於篡弑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。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

【注釋】①梁惠王：戰國前期赫赫有名的魏惠王。魏國原來的都城在安邑（今山西夏縣西北），

因受秦威肋，遷都大梁（今河南開封西北），所以又稱梁惠王。姓姬，魏氏，名瑩，魏武侯子。公元前三六九年——前三一九年在位。梁惠王一生好大喜功，在位期間發動了桂陵之戰、馬陵之戰等，皆以大敗而終，身敗名裂且葬送了霸業。②叟：假借為「叟」，年長的男人。也用作對老年男子的尊稱。③仁義：仁愛和正義；寬惠正直。④名：大；廣大。⑤大夫：古職官名。西周以後先秦諸侯國中，在國君之下有卿、大夫、士三級。大夫世襲，有封地。⑥家：此非家庭之家，乃卿大夫在其封地內所設之機構。左氏傳桓二年：「天子建國，諸侯立家。」言諸侯受封於天子而有國，卿、大夫享用封邑的租賦於諸侯而有家。⑦士：指讀書人。⑧徵：奪取。

【譯文】孟子拜見梁惠王。惠王說：「老人家，您不遠千里而來，一定會給我的國家帶來利益吧？」孟子回答道：「大王，您何必要談利益呢？祇要講仁義就可以了。」

（大王何必將利益看得那麼重呢？祇有仁義之道是最重要的啊。將利看得太重，會招致不祥的禍患啊！）假如大王說『怎樣纔能利益我的國家？』大夫說『怎樣纔能利益我家？』讀書人和平民百姓說『怎樣纔能利益我自身呢？』如此全國上下互相爭利，那國家就非常危險了。（徵，奪取的意思。從君王到老百姓，大家都想奪得自己的利益，必然會引起篡權奪位、臣民殺君的後果。）沒有講求仁愛却會遺棄自己父母親人的人；也沒有講求道義却不把國君的利益放在心上的。人。」

【原文】梁惠王曰：寡人願安①承教②。願安。意承受孟子之教命。孟子對曰：殺人也（原注無也字）以梃與刃。有以异乎。梃。杖也。曰。無以异也。以刃與政。有以异乎。曰。無以异也。以刃與政殺人無异也。庖③有肥肉。廄④有肥馬。民有饑色。野有餓殍⑤。此率獸而食人⑥也。獸相食、且人惡之。爲民父母行政。不免率獸而食人。惡⑦在其爲民父母也。爲政乃若率禽獸食人。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。

【注釋】①願安：情願，樂意。②承教：接受教令。③庖：厨房。④廄：音就，馬房、馬舍。⑤餓殍：亦作「餓莩」。殍，音漂，三聲，餓死的人。⑥率獸而食人：本指統治者爲政失職，祇圖享樂，不關心百姓疾苦。後因以「率獸食人」比喻虐政害民。⑦惡：疑問代詞。相當於「何」「安」「怎麼」。

【譯文】梁惠王說：「我樂意接受您的教令。」（願安，愿意接受孟子的教誨。）孟子說：「用梃杖殺人和用刀殺人，有什麼不同嗎？」惠王說：「沒有什麼不同。」孟子又問：「用刀殺人跟用苛政害人，有什麼不同嗎？」惠王說：「沒有什麼不同。」（用刀殺人和用苛政殺人沒有區別。）孟子又說：「厨房裏存放著肥嫩的肉，馬廄裏養著健壯的馬，却使老百姓吃不飽，面帶饑色，郊野橫躺著餓死的尸體，這就等於率領

野獸來吃人啊！野獸自相殘殺吞噬，人們見了尚且厭惡，君王身為百姓的父母，推行政事，却不能免於虐政害民的狀況，哪裏還配做百姓的父母呢？」（為政治國，竟然到了率領禽獸來吃人的地步，這豈是一位為民父母的君王該做的事呢？）

【原文】齊宣王①問曰。文王②之囿③。方七十里。有諸④。孟子曰。有之。曰。若是其大乎。王怪其大。曰。民猶以為小也。曰。寡人之囿。方四十里耳。民猶以為大。何也。曰。文王之囿。方七十里。芻蕘⑤者往焉。雉菟⑥者往焉。與民同之。民以為小。不亦宜乎。臣聞郊關⑦之內有囿。方四十里。殺其麋⑧鹿者。如殺人之罪。郊關。齊四境之郊皆有關也。則是方四十里為阱⑨於國中。民以為大。不亦宜乎。設陷阱者丈尺之間耳。今陷阱乃方四十里。民患其大。不亦宜乎。

【注釋】①齊宣王（公元前三一一年—公元前三〇一年）：戰國時齊國國君。本名田辟疆，齊威王之子。公元前三二〇年繼位，為田氏齊國第五代國君。②文王：周文王。③囿：古代帝王畜養禽獸以供觀賞的園林。④諸：相當於「之乎」。⑤芻蕘：音除饒，割草采薪。⑥雉菟：菟音兔，獵取野鷄和兔子。⑦郊關：四郊之門。古代城邑四郊起拱衛防禦作用的關門。⑧麋：哺乳動物。毛淡褐色，雄的

有角，角像鹿，尾像驢，蹄像牛，頸像駱駝，但從整體來看哪一種動物都不像。性溫順，吃植物。原產中國，是一種稀有的珍貴獸類。也叫四不像。⑨阱：陷阱。用以捕獸或擒人。

【譯文】齊宣王問孟子：「聽說周文王的林苑方圓七十里，有此事嗎？」孟子答道：「史書上確有記載。」宣王說：「真有這麼大嗎？」（齊宣王埋怨周文王的圍獵場比自己的大。）孟子說：「百姓還認為它太小呢！」宣王反問道：「我的園苑纔方圓四十里，百姓還覺得大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孟子說：「周文王的林苑方圓七十里，漫無邊野，割草砍柴的人可自由出入，打獵的人可任意往來，這是與民共用的地方，所以百姓認為它還小，不也是應該的嗎？我聽說，齊國國都的郊外，有方圓四十里的林苑，在那兒捕殺麋、鹿，與殺人者同罪（郊關，齊國四面邊境都有關卡）。這等於在國內設置了一個方圓四十里的陷阱來坑害百姓，百姓認為它太大，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嗎？」（設一般的陷阱，祇有幾丈幾尺的大小，現在國君您設了一個方圓四十里大的陷阱，老百姓認為他太大，不也是應該的嗎？）

公孫丑^①

【題解】本篇孟子主要提出「四善端」，是性善論的重要思想，并舉出子路、禹、舜樂於改過，親力親爲，善於學習的精神。指出「四端」爲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」孟子認爲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，四種情感是仁義禮智的萌芽，仁義禮智即來自這四種情感，故稱四端。另外，孟子也將「四端」比作人的「四體」，比喻人性中的善如同四肢一樣是與生俱來的，并且孟子認爲善的本性需要發揚光大。

【原文】孟子曰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^②於人之心也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。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。行不忍人之政。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。先王推不忍害人之心。以行不忍傷民之政。以是治天下。亦易於轉丸於掌上也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。今有乍見^③孺子^④將入於井。則皆有怵惕^⑤惻隱之心^⑥。由此觀之。無惻隱之心。非人也。無羞惡^⑦之心。非人也。無辭讓之心。非人也。無是非之心。非人也。言無此四者。當若禽獸。非人之心也。惻隱之心。仁之端也。羞惡之心。義之端也。辭讓之心。禮之端也。是非之心。智之端也。端

者。首也。人之有是四端^⑧也。猶其有四體^⑨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。自賊^⑩者也。自賊害其性使爲不善。謂其君不能者。賊其君者也。謂其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。賊其君使陷惡者也。

【注釋】

①公孫丑：公孫，姓；丑，名。孟子弟子也。丑有政事之才，問管晏之功，猶《論語》

子路問政，故以題篇。曾與萬章等著《孟子》一書。公孫丑在《孟子》一書中記其言頗多，有公孫丑上下兩章，六千多字。著名的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」，即公孫丑與孟子的對話，記錄於《公孫丑下》。

②惡：誹謗，中傷。③乍見：忽然看見；猛一見。

④孺子：幼兒，兒童。⑤怵惕：戒懼；驚懼。⑥惻隱之心：《四書集注》曰：「惻，傷之切也，

隱，痛之深也。」惻，悲傷；隱，傷痛；惻隱，對別人的不幸表示同情。見到遭受災禍或不幸的人產生同情之心。⑦羞惡：對自己或別人的壞處感到羞耻。⑧四端：端，首也，指開始。本處指「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」四端，合於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」。⑨四體：四肢。⑩自賊：自己傷害自己，自殺。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人人都有不忍傷害人的心。（人人都有不忍加害於人的善良本性。）古代帝王也有不忍傷害人的心，所以纔有不忍傷害人的政治。能用不忍傷害人的心，

施行不忍傷害人的政治，那麼平治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轉動珠子那樣簡單了。（古代聖王推崇不忍害人的心，施行不忍傷害人民的政治，以這樣的心治理天下，就像在掌中轉動珠子那樣簡單。）之所以說『人人都有不忍傷害人之心』的原因是，譬如現在有人忽然看見小孩快要掉進井里去，馬上就會生起驚恐同情的心理。由此看來，如果一個人沒有同情憐憫的心，就不能算作是人；沒有羞耻之心，就不能算作是人；沒有辭謝謙讓的心，就不能算作是人；沒有明辨是非的心，就不能算作是人。（如果說沒有這四種心的人，就像禽獸一樣，不是人的本性。）同情憐憫心是仁的開端；羞耻憎惡心是義的開端；辭謝謙讓心是禮的開端；辨別是非的心是智的開端。人有這四個善良的開端，如同人有四肢一樣。有了這四種善良的開端，還說自己不能行善，就是自暴自棄，（賊害自己本善的天性了。）認為他的君王不能行善的，就是賊害他的國君。」（認為他的君王不能行善而且又不能勸諫君王改正的人，是陷他的君王於不義。）

【原文】孟子曰。矢人①豈不仁於函人②哉。矢人唯恐不傷人。函人唯恐傷人。巫匠③亦然。故術④技⑤不可不慎也。矢。箭也。函。鎧⑥也。作箭之人。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。術使之然。巫欲祝活人。匠作棺。欲其早售。利在人死也。故治術不可不慎修其善者也。孟子曰。子路⑦人告之以其過則喜⑧。禹⑨聞善言則拜。大舜⑩又甚

焉。善與人同^⑪。捨己從人^⑫。樂取於人以爲善。自耕稼陶漁^⑬以至爲帝。無非取於人者。取諸人以爲善。是與人爲善^⑭也。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。舜從耕於歷山及陶漁。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。故曰。莫大乎與人爲善也。

【注釋】

①矢人：造箭的工匠。②函人：造鎧甲的工匠。③巫匠：《說文》：巫，巫祝也。以舞降神，故字形象舞。古代從事祈禱、卜筮、星占，并兼用藥物爲人求福、却灾、治病的人。匠，木工。亦泛指工匠。巫者爲人祈祝，利人之生。匠者爲作棺槨，利人之死。④術：這裏指選擇謀生之術，也就是選擇職業。⑤技：才能，手藝。⑥鎧：古代作戰時護身的服裝，金屬製成。皮甲亦可稱鎧。⑦子路：又字季路，春秋末魯國卞（今山東泗水縣泉林鎮卞橋人）。孔子得意門生，以政事見稱。性格爽直率真，有勇力才藝，敢於批評孔子。孔子瞭解其爲人，評價很高，認爲可備大臣之數，「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」，并說他使自己「惡言不聞於耳」。做事果斷，信守諾言，勇於進取，曾任衛蒲邑大夫、季氏家宰，是孔子「隳三都」之舉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。後爲衛大夫孔悝家宰，在內訌中被殺。⑧人告之以其過則喜：聞過則喜，聽到別人指出自己的過失就高興。謂虛心接受意見。⑨禹：古代部落聯盟的領袖。姁姓，名文命，鯀之子。又稱大禹、夏禹、戎禹。⑩舜：五帝之一，我國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賢明首領。姚姓，有虞氏，名重華，史稱虞舜或舜。相傳受堯禪讓，後禪位於禹，死在蒼梧。⑪善與人同：自己有優點，願意別人同自己一樣，別人有長

處，就向別人學習。朱熹《孟子集注》：「善與人同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。」⑫捨己從人：放棄自己的成見，服從大家的公論。⑬陶漁：謂製陶與捕魚。⑭與人爲善：同別人一起做好事。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造箭的人難道比不上製造鎧甲的人有仁愛心嗎？造箭的人唯恐箭不鋒利，不能射傷人；造鎧甲的人唯恐盔甲不堅硬，使穿鎧甲的人受傷。替病人祈禱治病的巫醫和製造棺槨的木匠，其心理也是如此，因此選擇謀生的職業不可不慎重啊！（做箭者的心性并不是不如做鎧者那樣仁愛，而是由於職業的關係，讓他做傷害人的箭。巫師希望祈禱人能存活，而木匠製作棺材是想讓它能早點賣出去，木匠的利益在於人去世之後購買棺材。因此選擇職業不可不謹慎，要選擇從事善的行業。）孟子說：「子路，別人指出他的過錯，他就非常歡喜；禹聽到有益的話，就感激得給人拜謝。大舜則更加了不起，他自己有優點，願意別人同自己一樣，別人有長處，就向別人學習。自己雖有好的想法，見別人有好的意見，便能放棄自己的想法而採納別人的意見，他樂於吸取別人的優點來做善事。大舜從種田、製作陶器、打漁一直到成爲天子，沒有一樣不是向別人學習的。如果能吸取他人的長處來做好事，這就是與人爲善。所以，對君子來說，最重要的莫過於與人爲善了。」（大舜從曆山耕田到河濱燒窯、雷澤捕魚，都是十分虛心地吸取別人好的建議，聽從去做。所以說『最大的善莫過於與人爲善』。）

滕文公^①

【題解】本篇孟子首談「勞心者」與「勞力者」因所處職位不同從而各行其事，做到各司其職，各守本分，這樣纔能和諧相處。進而孟子指出把天下讓給別人容易，而爲天下找到大公無私的賢能之士來管理天下就難了！所以祇有智慧仁德之士纔能治理好天下，這樣纔叫做爲國爲民盡忠盡仁。

【原文】陳相^②見孟子。道許行^③之言曰。賢者與民并耕而食^④。孟子曰。治天下有大人^⑤之事。有小人^⑥之事。或勞心。或勞力。勞心者治人。勞力者治於人。故治於人者食人。不能（本書無不能二字）治人者食於人。天下之通義也。勞心者。君也。勞力者。民也。君施教以治之。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食（食作養）其上。天下通義。所常行也。當^⑦堯^⑧之時。洪水橫流^⑨。泛濫於天下。堯獨憂之。舉舜^⑩而治焉。舜使禹疏九河^⑪。決^⑫汝^⑬漢^⑭。八年於外。三過其門而不入。雖欲耕。得乎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。舜以不得禹皋陶^⑮爲己憂。分人以財謂之惠。教人以善謂之忠。爲天下得人謂之仁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。爲天下得人難。

【注釋】

①滕文公：戰國中期滕國（今山東滕州市）國君，滕定公之子。周顯王四十三年（公元前三二六年），滕文公以太子身份出使楚國，在途經宋國時，曾兩次拜見孟子，向他請教治國之道。滕文公做國君後，采納孟子思想，在國內推行仁政，實行禮制，興辦學校，改革賦稅等。不久，文公名聲大震，遠近都稱其為「賢君」，自願來滕定居者絡繹不絕。數年後，滕國人丁興旺，國富、民強，賢君、善國之名遠揚。

②陳相：陳良的學生。孟子批評陳相從師數十年，「師死而遂倍（背）之」。陳良是楚國人，好周公、孔子之學。

③許行：戰國時期著名農學家、思想家。楚國（都城江陵紀南城）人，生於楚宣王至楚懷王時期，約與孟子同一時代，在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記載有許行其人「為神農之言」，所以被歸為農家。

④賢者與民并耕而食：戰國時代，許行主張統治者應當和農民一起參加勞動。

⑤大人：指在高位者。

⑥小人：平民百姓。

⑦當：主持；執掌。

⑧堯：古帝陶唐氏之號。

⑨橫流：大水不循道而泛濫。

⑩舜：相傳因四岳推舉，堯命他攝政。他巡行四方，除去鯀、共工、歡兜和三苗等四人。堯去世後繼位，又諮詢四岳，挑選賢人治理民事，并選拔治水有功的禹為繼承人。

⑪禹疏九河：此事見於《爾雅·釋水》，文中指出太史、複釜、胡蘇、徒駭、鉤盤、鬲津、馬頰、簡、潔等九河的名字。九河故道經流之地，均在黃河下游，即今河北、山東之間平原上。黃河中下游流經黃土地帶，飽含泥沙，當夏秋雨季常在東方大平原上泛濫。禹帶領一些人，跋山涉水，走遍黃河中下游，考察山川形勢。最後決定，變堵塞為疏導，有系統地疏通河渠，把洪水疏導出去。經過十幾年的努力，終於把洪水引入大海，消除了當時的水患。禹身體力行，不